

凱歌

寧之的獨幕劇集



凱歌

丁玲著



凱歌

宋之獨幕劇集

五五二
吳昌碩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版

凱歌

著者 宋 之 的
發行者 張 靜 廬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 崧廬街
漢口 交通路
昆明 武成路

No. 412 B 304

目次

凱歌	轉形期	出征	壯丁	舊關之戰	烙印
一九一	一三九	一〇九	八一	三三	一

烙痕

現代

東北某鎮

時 地 人

郭鶴年 六十餘歲，鬚髮皆蒼，身體孱弱，常常咳嗽。但精神甚健。

郭育之 二十餘歲，高大，堅決，強悍，有胆略。

郭儒之 十三歲，瘦弱，面蒼白，神經質。

郭麗之 十九歲，一活潑美麗之少女。

喜多上尉 日本軍官

日本士兵二人

一古老的家庭，樸而不實。但一眼望去，那陳設，卻沒有些書香氣息。本來，家士郭鶴年老先生在這一鎮上，也是一個世家，雖不能說是富有，也頗有些小康的。但近幾年，在所謂「王道」的統治下，却一日不如一日，逐漸的衰落了。

這房子，也可以算作客室，也可以算作書房。一共有兩個門，一門通外室，一門通郭老先生的臥房。室內，除了簡單的桌椅外，唯一的特色，便是琳琅滿目的書畫。

時當中秋，一輪明月，正偷偷的從那紙糊的窗戶內映入，所以室內是銀光遍地，窗上是樹影婆娑，雖團圓佳節，但四處却均極安靜，在秋風颯颯下，特別顯得冷清和淒涼。

開幕時，喜多上尉正靜立於半開的窗下，悵望着那皎潔的明月，和深沉的夜色，像有無限的感觸似的。

麗之悄悄的上。

麗（明快的招呼了一聲）哦，喜多先生！

喜（鞠躬）郭小姐！

麗（微笑）什麼，喜多先生爲什麼靜悄悄地站在那兒，連燈也不要。（隨手燃亮了燈）還是要作詩嗎？

喜（寂寞的笑了一笑）那裏！我是一個軍人，那裏能談到詩呢？不過在這樣好的月亮底下，不免有些感觸罷了！

麗這已經是詩了！還是丟開你的感觸，到這兒來坐一下吧！

喜我是去年這時候到滿州來的，我記得，當時的月亮，也是這樣的明媚。現在却整整一年了。

麗哦，喜多先生到中國來，已經一年了嗎！

喜（無限感觸的）整整一年。想不到在滿州，却遇見了郭小姐這樣可愛的人，可是現在，我卻要離開了。

麗怎麼，喜多先生要回國了嗎？

喜 就要回國了！想到來的時候，不禁就有些感傷。那時候的同伴，在一年的戰爭裏，殘留的已經有限了！貴國的義勇軍，倒的確值得人欽佩呢！（停了一回，悲痛的！）在這一年裏，我親自看見了流血，我看見了……（像極力的把感情壓下去。）哦，我很想回去以後，另外找一個職業，過一些和平的日子，可是不曉得能不能如願呢？

麗 像喜多先生這樣的聰明人，還有什麼做不來的事情，只要你肯幹，事情還不是等着你看嗎？

喜 郭小姐，你那裏曉得我們國內的情形，要不是經濟上沒辦法，也不至侵吞滿州了！

麗 （刺探的）日本總不至像中國這樣窮吧！

喜 那裏，全一樣！（搖了搖頭，嘆了口氣）郭老先生不在家嗎？

麗 （掩飾地）他剛剛出去。

喜 在這樣的深夜裏？

麗 在家裏悶氣，到一個親戚家過節去了！

喜

（注意地）我彷彿沒聽見過，你們還有什麼親戚。並且郭老先生平常好像不喜歡出門，尤其是夜裏！

麗

（走近了他）我們家的事，你也不見得全知道啊！他們全去了，只我一個人在家裏。你不知道，今天是我們中國的團圓佳節，他們全到我姑母家去團圓了！

喜

（更注意的追問）既然是團圓，為什麼單單把你留下呢！

麗

（賭氣的）你彷彿對這事有什麼懷疑似的。我們總要留下一個人看家啊！

喜

（已覺滿意，便解釋着）這倒是你多心了！我不過是問問，很隨便的問問罷了！（突然他像發覺了一件奇蹟似的那麼喊）怎麼，你受傷了！

麗

（莫明其妙）甚麼？

喜

（指着麗之用布纏着的手）你看你的手！

麗

（領會了他的意思）哦，你是說這隻手啊！這有甚麼大驚小怪，不過因為午土切菜不留心，碰了一下罷了！

喜

（親密的）郭小姐，我真是不知道怎樣，才能表示我對你們心裏的友愛。看

見你受傷，那怕一點點的傷，我全感到一些關聯，像是那傷，就生在我的身上一樣。

麗（不安的）謝謝你！就是我們，對你也一樣。像你這樣的溫和，是世界上少有的。聽說你要走了，好像還有些留戀呢！

喜你的話很奇怪，為什麼還「好像還」呢！

麗（深沉的）因為……。唉，喜多先生，我想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！你知道，我和你之間，有些話是根本不能談的啊！（她不安的走到窗子跟前。）

喜（很受感動）人類真是有些神祕。不，不是神祕，是醜惡！就是這醜惡，把我們完全隔離了！連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們還是朋友呢！還是仇敵！（逐漸興奮）有時我感到，我完全是一架機器，吃人的機器。隨了人擺佈，隨了人撥弄。那擺佈我的，撥弄我的，却是一個惡魔，一個混蛋！我全知道，可是我無力抵抗，我降服了，我降服了！

麗（無心的）喜多先生，你太興奮了！

喜不，我很清楚！

麗（有些兒焦灼）幾點鐘了！

喜（看錶）快十一點了！

麗（不自覺的）呀，不是快夜半了吧！
喜 是的！

麗 啊！（又把頭轉向了窗外去。）

喜 你看什麼？

麗 沒有什麼？

喜（刺探的）有什麼事情嗎？

麗 那裏！（停了一會）我耽心着父親，爲什麼還不回來！
喜 真該回來了！夜已經很深了！

麗（重覆着他的話，意味深長的）是的，夜已經很深了！

喜（注意的望着她）你彷彿很不安似的！

麗（勉強的笑着）真是，你爲什麼這樣多疑！即使就有不安，也不過是爲了父親。你知道，夜裏不很安靜的啊！

喜 (不連續的) 郭老先生呢！自是無話可說，一個十全十美的人，最值得人景仰的！

麗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喜 現在我就要回鄉了，今後，也許我們再不會見到。臨走之前，我想給你們幾句忠告！你曉得為什麼我們會成了很好的朋友？

麗 (失笑) 這話很奇怪，你要我怎樣回答呢？

喜 當我到此地駐紮的時候，人家告訴我：郭鶴年這個人是頂值得注意的。並且你的哥哥又是個十分暴躁的傢伙。所以要我來看你們！

麗 (開玩笑似的) 也可以說是監視我們！

喜 隨便你怎麼說。……我走了以後，希望你們更要謹慎，像這深夜裏出行的事，最好能夠避免。因為代替我的人，說不定是個俗物，是個壞蛋，對你們不利的。

麗 謝謝你！

(突然一個聲音傳來：「謝謝誰，喜多先生嗎？」使兩人全吃了一驚。即至

喜 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郭鶴年，他看來很疲倦，很吃力，腳步蹣跚的走進來。）
啊！郭老先生，你回來咧！

麗 （搶着說）怎麼在姑母家就攔到這時候，哥哥和弟弟呢，難道還在姑母家守月嗎？

郭 （就風轉舵）唉，他們小孩子，貪玩！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！一受了涼……（咳嗽了幾聲）你看，又咳嗽了！

喜 郭老先生究竟是上了年紀了！

郭 人一到了這年紀，就成了廢物了！動一動就……（又咳嗽了兩聲）就咳嗽！
喜多先生，累你久等了！

麗 喜多先生已經來了很久了。

郭 真是對不起！早知道，我早就回來了！

喜 那兒，那兒！我看老先生也很疲乏，我也該回去了！

郭 怎麼就走？還是嫌我老頭子嗎？真是人老珠黃不值錢。又……（又咳嗽）
——又咳嗽！

喜 老先生真會講笑話！好，明天見吧！

郭 麗兒，送一送！

喜 用不着，不用！好在天天見面的！（下）

（喜多一走，那情形馬上變了！麗之直盯着他走出去的門，等待了幾秒鐘，便迅速的回過頭來，焦灼的問：）

麗 事情怎麼樣？

郭 （精神也爲之一振，彷彿換了一個人）全準備好了！一交十二點，就

麗 現在是——

郭 十一點半！

麗 （充滿了熱情和企望的）快了！

郭 （也充滿了熱情但卻深沉的）快了！

麗 （從幻想中解放出來）喜多這傢伙，歪纏了我這麼半天！

郭 他講了些什麼話？

麗 他說他要回國了。又追問你們到了什麼地方去！我真怕他疑心，嚇的不得

了，幸虧好，他看見我的手，一鬼混，就差過去了！

郭（也注意到她的手）那手究竟是怎麼回事！

麗方才我忙着縫旗子，一個不留神，被針扎了一下，當時不覺得，現在頂疼呢！

郭流血咧嗎？

麗一點點！

郭（滑稽地）就是一點點，也不能白流的！

麗爸爸真是，甚麼時候，還講笑話！

郭（鄭重的）你說是笑話嗎？

麗看爸爸那神氣！

郭（也笑了）喜多這傢伙，倒很有趣的！

麗他彷彿很厭煩戰爭！可是又像狗似的盯着我們！

郭他有趣也就有趣在這種地方。他很喜歡你，你看出來沒有？

麗（害羞地）爸爸真是，老歡喜開玩笑！

郭 那麼就講正經事！（突然他的臉色嚴重起來，不安地走了幾步，焦躁的回過

頭來。）我們派到八嶺子去的人，到現在還沒有回信。說不定他在路上會出什麼錯的！

麗 （就心的）那不就糟了嗎？

郭 要是八嶺子的義勇軍不能來接濟我們，光憑我們自己，是沒有勝利的把握的！

麗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等回信呢？

郭 （堅定的）不，我們來不及了！一切全準備好了！並且，我們再也不能等待了！再也不能忍辱偷生了！我們一定要幹一下。育之他們，在那兒等信。

麗 （興奮而且熱烈的）爸爸！

郭 （看錶，堅決的）還差二十分。去，把旗子準備好！

麗 好！那便當的！（急急的下。）

（焦急的在室內來回地走，寂寞的乾咳了兩聲，遠處有犬吠聲，他側起耳朵靜靜地聽了一會兒。）怕是回來了吧！……但原沒事才好……說不定他會